

风云变幻的宫廷

——古中国悲剧的祭文

王月耿昕



风云变幻的宫廷

——
古中国悲剧的祭文

王月耿昕·河北教育出版社

风云变幻的宫廷

——古中国悲剧的祭文

王月 耿昕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8.375印张 171,000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4,748 定价：2.40元

ISBN 7-5434-0557-1/K·20

引 子

当北京的紫禁城大门在旭日东升的阳光下缓缓打开的时候，人们所见到的仅仅是气势宏伟的宫殿、金碧辉煌的琉璃瓦、青砖铺地的甬道，以及那陈列无数的奇珍异宝。每到这时，置身于我们这个古老皇宫中的人们，一定会对眼前的唐哉皇哉的气势浮想联翩：也许有人会对古人的巨大创造发自内心的感慨和赞叹；也许有人会对这古老的文明感到骄傲和振奋，更有人会带有一种好奇心，想从这神秘的皇宫角落去寻觅鲜为人知的秘密。

然而，感慨也好，寻觅也罢，我们实实在在不应该忘记，就在这神圣庄严的皇宫里，在例定的早朝、午朝以及繁文缛节的盛典大礼举行的场合，在无数的王公大臣高呼万岁并虔诚地向他们的皇帝行礼叩头的地方，曾经

发生过许许多多以流血、残杀、阴谋、欺诈、夺权、篡位为内容的宫廷政变。宁静肃穆的皇宫变成刀光剑影的竞技场；尊奉儒家伦理道德的官僚们变得虚伪而奸诈。而它的结局，曾使我们的皇帝由人间的“神”变成人间的“鬼”，曾使无数的大臣为之失去自己的生命；也曾使欲壑难填的野心家得到无情的报复。

其实，这种残酷的事件又何尝一个紫禁城呢？在被发掘出的陕西西安的汉宫唐宫遗址，在河南开封北边的龙亭，虽然，它们随着悠悠已去的历史而变成今天的荒野和公园，但假如时间倒退几百年或上千年，它们的情景不也正是当年的紫禁城吗？

现在，古老国度的宫廷政变的故事大门已经打开，我们的读者可以尽情地饱览这血与火、正义与邪恶的场面，尽管这里面的一幅幅图画是那樣的粗糙和丑陋。

目 录

引子·····	(1)
秦宫里的悲剧·····	(1)
掘木人风波·····	(21)
亲家的恩怨·····	(41)
醉酒废太子·····	(62)
野心勃勃的公主·····	(85)
甘露之变·····	(105)
金匱之盟·····	(125)
血溅龙袍·····	(146)
元宫二十年·····	(165)
几度风雨 几度春秋·····	(188)
颜色的变幻·····	(214)
同室操戈·····	(236)
后记·····	(260)

秦宫里的悲剧

出西安大雁塔往东南走不远,就可以看到一座孤零零的用黄土堆成的陵墓。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就是秦二世胡亥的陵墓。也许是因为人们对他父亲,秦始皇大帝那座巍峨壮观的陵寝以及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的出土赞叹不已,以致使这位以昏庸而得名的年轻帝王的陵前显得格外清冷和孤寂。不过,当你埋头翻拣史册,饱读古代史学家们留下的鸿篇巨制时,你会惊奇地发现,围绕着二世胡亥的统治和覆亡而展开的竟是一场恐怖和复杂的斗争。

一个昏庸的帝王

秦二世胡亥元年(前 209)夏,一场瓢泼

的大雨把前往渔阳（今北京密云）戍边的九百名农民团团围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按照帝国的法令，如果他们在规定的日期内到不了渔阳，将会蒙受斩首的厄运。尽管在这批人中，有的在为苍天祈祷，有的则歇斯底里地叫骂，但不管怎样，无情的季雨仍然绵绵不断、淅淅沥沥不停。

事情使他们焦虑不安，也使他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爆发出反抗的精神，终于有两位不甘寂寞的农民陈胜和吴广脱颖而出。他们杀死了督军的军官。并庄严地宣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削木为刀，揭竿而起，开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

几乎从这一天开始，大秦帝国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两年前的今天，一场突发的疾病使那位刚年满五十岁，有一代暴君之称的秦始皇大帝在南巡途中的沙丘（今河北广宗）暴亡。老皇帝在弥留之际，似乎已经感到天命难违，于是饱含恋恋不舍的眼泪，嘱下遗诏，让他的大儿子，此时还在边境督军的扶苏继承王位。不幸的是，守候在他身边的两位顾命大臣，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却别有用心地精心编造了一道伪诏。按照伪诏的内容，扶苏以“为子不孝”而被迫含冤自尽，真正继承皇位的竟是老皇帝最不喜欢的小儿子胡亥。

胡亥继位那天，百官齐集咸阳宫朝贺。当这位年仅二十一岁、脸上充满着幼稚表情的年轻皇帝用颤抖的手接过熠熠闪烁的皇冠时，顿时萌发出一种过份的激动和飘飘然。他感受着这种幸运的滋味，但更感激曾使他继位而付出艰辛的赵高，于是象历代君王上台大封百官的习惯一样，他急不可待

地提拔赵高为总管皇宫事务的郎中令，而且出乎意料地仅封了他一人，这曾使那些渴望升迁的百官们好一阵子不满。

胡亥执政后的头一件事，就是为老皇帝安排了极其隆重的葬礼。还在秦始皇在世的时候，曾在骊山角下开辟了一大块平地，修建墓室、墓道和墓穴。对这件事，胡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一方面，他要扮演一位至诚至孝的儿子，以便让他的十几个哥哥和十几个姐姐能够错误地认为由于他的“忠孝”而博得老皇帝的青睐并囑为继承人；另一方面，他要创造惊人的伟业，来化解那些老臣们对这个年轻皇帝能力的怀疑。带着无比的自豪和自信，他不惜从全国征调了几十万囚徒奴隶及无数能工巧匠，开始实施这一伟大的计划。

胡亥死后的一百年，西汉杰出的史学大师司马迁曾经对秦始皇陵作过生动的描述。他写道：“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官观百官奇器珍怪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以如此宏伟而复杂的陵寝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这期间，不知要耗费多少开支，也不知会令多少人怨恨和仇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要“感谢”这位年轻的皇帝，他的一片苦心使我们在几千年后的今天能亲自一睹举世闻名秦兵马俑的丰姿。

千百年来，有不少辛勤的史学家们为胡亥“画像”，而得出的结论几乎完全一致：昏庸。的确，他的每一个脚印，都可以说是昏庸的标志。

胡亥曾经颇有些自鸣得意地说过，人生在世，只不过一眨眼工夫。我既然君临天下，打算享尽人间富贵荣华，痛痛

快快地享受一番。毫无疑问，胡亥是把“及时享乐”作为他人生旅途的座右铭，他不求在功业上有什么建树，也不愿象他父亲为广延疆土而日理万机，而且他决没有像后世那些年轻的君主因为受母后或顾命大臣的肘掣感到不满。

在这种享乐思想的支配和驱使下，胡亥想起了令他神往的阿房宫就成了很自然的事。阿房宫在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开始营建，营建的主人是想把它建成一座融六国建筑风格为一体的巨大园林。可惜的是，这位老皇帝仅仅建造个前殿，还未享受即饮恨九泉了。

在这个问题上，胡亥玩弄了一志颇为巧妙的花招。他装模作样地告诉臣子，阿房宫是先帝的未竟事业，他决定扩建重修是“继承先帝遗业”。如此一来，他可以大大方方地大兴土木，而那些总喜爱挑毛病的朝臣只能缄默不言了。

阿房宫在赵高的主持下开始营建，随之而产生了新的问题，由于咸阳聚集着大量的工匠、役人，再加上守卫京城的士兵，使咸阳的粮食、蔬菜、肉类发生了恐慌。为了保证阿房宫早日落成，胡亥不得不下达了一个相当严厉的命令：往咸阳送输粮食的车队必须自备粮草，外来的人不得在咸阳三百里以内购置粮草。这种极其苛刻的做法，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的臣民们满意，而且，就在阿房宫紧张地营建时，北方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匈奴贵族欲意南侵中国。于是，帝国的一部分臣民又很不情愿地告别父老妻儿，被强迫奔赴北方戍边。

无论修骊山陵也罢，营阿房宫也罢，这种无休止的穷奢极欲的大兴土木和一个昏君的荒淫无道，使秦朝百姓的生活

遭受自帝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困苦，怨声载道也频繁而激烈，因此，象本文开始所叙述的那场官逼民反的起义不可能不会发生。

陈胜吴广起义的消息，很快被来自东方的官吏禀告，使这位年轻的皇帝为之惊愕。不过在一刹那间，他似乎又变得如此自信。他以为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强盛无比的大国，而且他的高压强制的做法只能使臣民俯首贴耳；甚至他设想这是臣子们故意编造的耸人听闻的慌言。于是龙颜大怒，大发雷霆，很不以为然。而那位倒楣的禀告者也由此铛银入狱。

这以后，仍然有不少关于谋反起义的奏报飞抵皇宫。继陈吴起义之后，曾被秦始皇兼并的六国贵族中不甘寂寞的项梁、项羽率先举起反秦大旗；继而，流氓出身、因怒斩白蛇而被民间盛传“真龙天子”的沛公刘邦也遥相呼应。事态似乎变得相当严峻。所以，带着疑问而应付心理的胡亥，不得不召集几十个饱学多闻的博士和儒生对策。

胡亥几乎用一种试探性的口气问博士们，陈吴作乱是否确有其事？他希望这些忠诚于他的博士都能异口同声地否认，从而证明他的观点是如此正确。不料，博士们并不理解他此时的心情，处于对帝国及君主的忠心，他们把事态说得十分严重，并且请求胡亥发兵镇压。这无疑大大地损害了他的自尊心，此时，他唯一的答复就是再一次“龙颜大怒”。

儒生之中有一位叫叔孙通的人，他对胡亥说：“这些人说得都不对，如今陛下英明贤圣，百姓安居乐业，怎么会有人造反呢？至于陈、吴，不过是些小偷小盗罢了。陛下发一圣旨，令郡县官吏抓起来就是了，不必担忧。”叔孙通极巧妙地

答语，总算让胡亥精神上得到很大安慰，他也为有能理解他心情的臣子感到自豪，随即提拔叔孙通作了博士，又赐二十四匹绸缎和一套崭新的官服作为报答。

本朝的大臣们，虽然有私下勾心斗角的毛病，但在象这样的大事上，谁也不愿落下“奸臣”的名声。因此，对叔孙通的讨好之言，他们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但叔孙通却颇为不满地反驳道：“你们这些人太愚蠢了，我如果不这样说，能活着出来吗？”

与其他朝臣们相比，叔孙通确实要聪明一些。他看到昏君当道，本朝的气数已尽，便携带他的弟子，逃出咸阳，投奔起义军。

秦二世胡亥二年（前 208）冬天，陈胜先头部队攻入通往咸阳关隘函谷关。以后又乘胜追击，打到离咸阳城仅一百里的戏（今陕西临潼东北）。随着战事的奏报一天急于一天，胡亥这才恍然大悟，匆忙委派将军章邯率几十万大军前去讨伐。

章邯总算是一位精忠报国又作战勇猛顽强的人，在与陈胜几次交战中，他都以胜利者结束了战斗，这也使胡亥那颗紧张不安的心平静下来。

如果说胡亥此刻能幡然醒悟，引以为戒，并励精图治，大秦帝国或许可以苟延一时。然而十分惭愧，这位年轻的皇帝在昏庸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而且他的身边还有一位支配他思想促使他堕落的人物。

丞相之死

无论什么样的人作传，赵高总是作为奸臣而闻名于史册的。

他的出身相当卑贱，父母均为皇宫中役使仆人。令人诧异的是，他却熟谙秦朝的各种法令，因而颇受那位热心于依“法”治国的秦始皇的宠爱。他先是作胡亥的老师，向他传授法令知识，以后又晋升掌管印玺的中车府令。随着地位和权利的不断上升，他的大名也在秦朝的上空冉冉升起。

赵高的一生也曾遭遇过相当曲折和磨难的困境。早年，他因得意忘形，受贿舞弊而被秦始皇查觉。老皇帝一怒之下，把他关进监狱。负责审理此案的是当朝赫赫有名的大臣蒙毅。这位正直果断的大臣竟毫不犹豫地判了他死罪。临刑前，赵高苦苦哀求，并再三向秦始皇表示愿痛改前非。老皇帝见他平日毕恭毕敬，又精通法律，顿生怜悯之情，才赦免死罪，恢复原职。

通过这件事，赵高的神经受到了很大刺激，他第一次感受到权力的威严和人生的薄凉冷漠。也就从这时候起，他发誓要为攫夺大权奋斗一生，而且不惜任何阴谋手段来报复让他不满意或阻碍他仕途的人。

当老皇帝病死在沙丘时，他使用了卑鄙恫吓的语言，迫使那位只想保全个人地位和权力的李斯同他一起编造了伪诏；在扶植胡亥践祚以后，他又对蒙毅（此时已死）的弟弟，一位忠诚于秦帝国的优秀将军蒙恬无情地报复并最终将其杀

害。凡是能做到的，他几乎要全部做到。

从某种意义上说，赵高之所以能有今天，应该感谢那位昏昏噩噩又好色贪玩的二世皇帝。有一次，赵高进宫拜见胡亥，象教育一个小孩子似的对胡亥说：“陛下要想显示自己尊贵，就应该深居简出，不必天天按时上朝。陛下还很年轻，万一在大臣面前讲错了话，那岂不要小看呢？依我之见，陛下不如不上朝，凡国中之事由我和几位熟悉法令的大臣去办好了。假如遇到大事，再出来裁定，天下人便不敢视轻陛下。”赵高的话，无非是希望大权落到自己手中，而胡亥也确实希望听到这样的话。本来，他就对每日必须早起、带着仍有睡意的神态去听取大臣们冗长枯燥的奏报腻味透了。无论如何，这种可以销魂荡魄于六宫佳丽、山水斗乐之间而又仍然做皇帝是胡亥十分愿意接受的。从此他便深埋皇宫，不理政事，大臣的奏报均由赵高代理。

对丞相这个令人企羡的职位，赵高早已垂涎三尺，亦有所谋。只是因为这位素为谨慎的丞相做事太小心，又能不折不扣地顺从天子，以致使赵高很难抓住什么把柄。不过，当李斯的儿子、雍丘（今河南杞县）守将李由被起义军杀死后，他才在谋取丞相的职位上见到一丝光明。

赵高以不可告人的目的拜访了李斯，似乎异常气愤地对他说：近来关东强盗不可一世，而陛下仍大兴土木。我真想劝谏一下，可惜资历尚浅，官职太小。丞相为什么不设法去劝劝呢？如果丞相同意，我等陛下空闲时通知你。赵高这一番激扬顿挫的言语，着实令李斯大为感动。这位曾为大秦帝国统一立下不朽功勋的大臣不能不为帝国走到如此地步而担

忧痛心。也许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和对帝国的热爱，他接受了赵高的建议，却不曾想到自己已走进了赵高设下的圈套。

赵高每见到胡亥玩在兴头上，即立刻通知李斯。而李斯每次也不敢怠慢地进宫求见，以郑重其事的表情劝谏天子，以致胡亥极不情愿地中断玩耍，驱散宫人。李斯一次次地进宫求见和胡亥一次次地打断兴致，使这位年轻的皇帝简直不能容忍。终于有一天，他对赵高怒气冲冲地发问：“丞相犯了什么毛病？我空闲的时候他不来，我刚玩得兴起，他就找麻烦！”

然后，赵高又一次施展出他撒慌的本领。他别有用心地对胡亥说，丞相是上蔡人，陈胜、吴广都是他的同乡。丞相的儿子在防守三川时，不但不出兵镇压，还与他们与书信往来。据说他死前和项梁、项羽也有关系。

在这件事上，胡亥真正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了。此时，曾令他感激的李斯为了他继位与赵高一起编造伪诏的事实已不在脑海中占主导地位，他只想到李斯居然敢通敌谋反。而且更让他气愤的是，在这不久以后，李斯拉着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一起上疏，大骂赵高并含沙射影天子。于是龙颜再一次大怒，下令把李斯及冯去疾、冯劫关进监狱。

李斯是秦始皇时代最受重用的大臣，他对秦王朝可谓是鞠躬尽瘁、耿耿忠心了。他能言善辩，富于韬略，但又自私自利，性格懦弱。开始，他并不服气，在极度愤怒之下，给胡亥写了一封信，信中怒斥赵高奸诈，表白个人的无辜。但遗憾的是信落到赵高手里，这位洋洋得意的奸臣无不挖苦李斯：“你现在是罪犯，怎能给天子写信呢？”

就像沙丘遗诏事件一样，在赵高的严刑拷打之下，李斯实在忍受不住皮肉之苦，只得承认通敌谋反是事实；而且，李由的阵亡，也无从核查。这样，赵高匆匆忙忙地定下李斯的死罪。

不久，李斯和他的二儿子一起被绑赴刑场。临刑前，这位饱含泪水的丞相，苦笑地对儿子说：“我现在真想和你牵着家里的大黄狗，一起到上蔡东门外打野兔，还办得到吗？”此时此景，他产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悔恨，他憎恨这个世界，憎恨他曾经为之尽忠的皇帝，憎恨这个时候的他。在感情尽情地发泄后，他又留恋起往昔那种无忧无虑田园诗般的生活。如果假以时日，也许他会重返大自然；然而苍天悠悠，留给他的只能是死后灵魂的回忆。

赵高的颤抖

李斯死后不久，赵高即接替了丞相的职位。从心理上说，这位集帝国大权于一身的人物应该对眼前的事实心满意足而春风得意了。但事实上，李斯留给他的却是一个岌岌可危的烂摊子。

公元 207 年的形势，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糕。此时，项羽和刘邦已经占据了东南大部分地区，并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西推进。两支大军遥相呼应，大有席卷江河、亡秦吞国之势。

这年夏天，秦将章邯率三十万大军集结巨鹿（今河北平乡北），准备同项羽决一雌雄。作为一名将军，他并不知道他

的对手采取“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誓死决战的方略。所以，战斗一开始，章邯故意假装失败，企图把项羽的楚军诱入自己事先布置好的包围圈。不料，楚军作战勇猛顽强，拚死冲杀，本来假装失败的秦军却真是大败了，而且这一败，也打乱了原来的布署。三天之中，楚军连破九路秦军，秦军遭到彻底失败。

此一役，章邯损失了二十万大军及无数将领，元气大伤。此时，他不得不派部将司马欣返回咸阳，请求朝廷再次发兵。

赵高接到奏报，很可能会浮现出一种焦虑不安、异常难受的表情。看来他只能埋怨自己生不逢时和命运的残酷了。作为一名颇有心计的人，他知道这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一旦让胡亥得知，肯定会凭着一时感情而严厉责备他办事不力，而且，对新上任不久的丞相就遇上如此的麻烦，恐在大臣面前也难以抬头。他感到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奏报压下来，就象两年前老皇帝突然死亡，秘不发丧一样。

奏报虽然被压下来，但赵高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章邯在巨鹿大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京师。由市民传给了官吏，再由官吏传给了大臣，以致连胡亥最贴近的宫女和内侍们也知道得相当详细。他们惊惶失措，有的因为不知怎样办而失声痛哭。哭声引起了胡亥的惊异。在他再三逼问下，宫女们这才含泪相告。正象赵高所想象的那样，胡亥在极度的惊恐之下，以不常有的语调责备了他。

赵高在胡亥面前，表现出极大的委屈。他说，我身为丞相，主要负责内事，至于用兵，那是章邯的事。章邯率领三